

水經



水经注



校 点 谭属春
 陈爱平
责任编辑 管巧灵
封面设计 许康铭

水 经 注

〔北魏〕酈道元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5年1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4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9

字数：460,000 印数：17,601—22,600

ISBN 7-80520-555-8/K·96

定价：(平)14.50元 (精)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河西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前言

韩国磐

《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盖江河海洋，占地球表面面积十分之七以上。如无载水之江河海洋，即不成其为地球；地球如果无水，一切生物和人类即无法生存；自古及今，水乃不可须臾离者。固然水之为害也，怀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没生命财产，数以亿计。然若禾苗无水，必至枯槁；厂矿无水，必将停产；土地无水，沃壤亦将成为沙漠。是则对于水，务在治之得法，去害为利而已。所以古今中外，莫不以治水为经国大计。职是之故，关于水之记载，不绝于书。

我国古有桑钦之《水经》，载水流一百三十七条，注之者有郭璞、酈道元两家。郭注久佚。酈之《水经注》载水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抑且沿流之山陵川泽，城池关隘，名胜古迹，莫不备载。览酈注者不仅可以知水流之支分派别，亦且可以兼知该处之人文史地，鉴往知今，多所裨益。因此，斯书自宋版以来，有多种版本，笺校讨论者颇不乏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收有酈氏《水经注》三种版本：一为《永乐大典》本。二为清朝沈炳巽所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本，沈氏据明朝嘉靖时黄省曾本加以注释厘订。三为清朝赵一清所撰《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本，赵氏采全祖望氏之说撰成。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载有郇注多种刊本跋文：一、《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此为南宋初刊本，残存十一卷有奇。二、《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王氏唯见河水至丹水二十卷，虽知有张穆所校《大典》本全书，而未及见。三、《明抄本水经注跋》，此本为海盐朱氏所藏，与宋残本及吴门顾氏所藏明影宋抄本行款并同。四、《朱谋玮水经注笺跋》，为明代朱谋玮所校笺，王氏谓朱用吴琯《古今逸史》本为底本而校笺者。五、《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六、《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略言戴震校本奄有诸家之胜，而尽掠诸家厘订之功为己功，语婉而责深。王氏在诸种版本跋语中还言及柳大中本、归震川本、赵清常本、全谢山本等，就不列举。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地理类，载有郇氏《水经注》八种版本：一、《水经注》四十卷，宋刊本，仅存十二卷，其中还有缺页。案此即王国维所言宋刊残本十一卷有奇者。二、《水经注》四十卷，明嘉靖十三年黄省曾刊本。三、《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二年武林严忍公刊本。四、《水经注》四十卷，清康熙时项纲刊本，有何焯校记。五、《水经注》四十卷，明写本，韩淥卿应陞手校，据朱谋玮本。六、《水经注笺》四十卷，明朱谋玮撰，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刊本。七、《水经注》四十卷，明朱谋玮撰，万历四十三年李长庚刊本，孙潜、袁廷樗手校并跋。八、《水经注释》四十卷，首一卷、附录二卷、《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清赵一清撰，乾隆五十一年赵一清小山堂刊本。案此当即《四库全书总目》所载之第三种刊本。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地理类，载有郇注明刊本四种。一、《水经注》四十卷，明吴琯校刻本。此即《古今逸史》本。二、《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时刻本，有评阅者姓氏页，载钟惺伯敬、朱之臣无易、谭元春友夏等人。案此即傅增

湘所言崇祯二年武林严忍公刊本。三、《水经注笺》四十卷，明万历间（四十三年）刻本，明李长庚订，朱谋玮笺，孙汝澄、李克家同校，有李长庚、黄省曾及朱谋玮诸人之序。四、《水经注笺》四十卷，订、笺、校者皆同上，唯仅载李长庚序。案此三、四两种版本，与上述《藏园群书经眼录》六、七两种版本同出一源，即为朱谋玮笺校本。

合以上诸书所载，宋刊残本以下，酈氏《水经注》旧本有《永乐大典》本、明吴琯《古今逸史》本、明黄省曾本、明朱谋玮本、明抄本（抄自宋本）、明严忍公刊本、清沈炳巽本（承明黄省曾本而来）、清赵一清本、清全祖望本、清聚珍版戴震本等，此皆当时所称善本。惟宋刊残本仅十一卷有奇，王国维所见《永乐大典》本仅二十卷，孙潜夫、袁寿阶校本亦只存十五卷，皆为残缺不全之本。而聚珍版戴氏本又有掠人之美之嫌，故王国维氏以为不得不推明抄本为旧本第一。朱谋玮《水经注笺》有大功于酈书，亦其次也。

及至近代，有王先谦之《水经注》合校本，有杨守敬及其弟子熊会贞之《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近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以明朱谋玮《水经注笺》为底本之王国维《水经注校》，是则致力于酈注者，盖时有人在。而王先谦之《合校水经注》，吸取诸家之长，集其大成，岂非善之善者乎！

岳麓书社以王先谦合校本之善也，即据此本为底本，将酈注原文校点出版，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管巧灵编辑属书数言于卷首。我闻之而欣然命笔。盖岳麓书社出版本地学者手校之古典名著，光大学术，实为盛世盛举，孰曰不宜！不仅此也，即此新出善本，再览一遍古代水道变迁与沿流域垒盛衰之迹及其所以然，鉴往思来，岂不大有助于地平天成之道乎！故略举《四库全书总目》以来诸书所载《水经注》之若干版本，以

见古籍传布之非易，亟求所以珍惜与应用之方，则《水经注》历世校订者之功为不虚费，抑亦重版此书莫大之幸焉。甲戌年孟夏之月韩国磐志于老榕书屋。

酈道元水经注原序

《序》曰：《易》称天以一生水，故气微于北方，而为物之先也。《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及其气流屈石，精薄肤寸，不崇朝而泽合灵宇者，神莫与并矣。是以达者不能测其渊冲，而尽其鸿深也。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今寻图访蹟者，极聆州域之说，而涉土游方者，寡能达其津照，纵仿佛前闻，不能不犹深屏营也。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识绝深经，道沦要博，进无访一知二之机，退无观隅三反之慧。独学无闻，古人伤其孤陋；捐丧辞书，达士嗟其面墙。默室求深，闭舟问远，故亦难矣。然毫管窥天，历简时昭，饮河酌海，从性斯毕。窃以多暇，空倾岁月，辄述《水经》，布广前文。《大传》曰：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但绵古茫昧，华戎代袭，郭邑空倾，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川渠隐显，书图自负，或乱流而摄诡号，或直绝而生通称，枉渚交奇，洄湍决覆，躔络枝烦，条贯系夥。《十

二经》通，尚或难言，轻流细漾，固难辨究，正可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徒之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

水经注目录

卷一.....	(1)
河水	
卷二.....	(14)
河水	
卷三.....	(34)
河水	
卷四.....	(47)
河水	
卷五.....	(65)
河水	
卷六.....	(87)
汾水 浍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过水	
晋水 湛水	
卷七.....	(105)
济水	
卷八.....	(117)
济水	
卷九.....	(133)

清水 沁水	
淇水 荡水	
洹水	
卷十.....	(155)
浊漳水 清漳水	
卷十一.....	(172)
易水 滹水	
卷十二.....	(186)
圣水 巨马水	
卷十三.....	(192)
漯水	
卷十四.....	(208)
湿余水 沽河	
鲍丘水 濡水	
大辽水 小辽水	
泃水	
卷十五.....	(224)
洛水 伊水	
灋水 涧水	
卷十六.....	(240)

谷水 甘水	
漆水 浚水	
沮水	
卷十七	(259)
渭水	
卷十八	(270)
渭水	
卷十九	(274)
渭水	
卷二十	(295)
漾水 丹水	
卷二十一	(306)
汝水	
卷二十二	(317)
颍水 洧水	
溟水 潜水	
渠	
卷二十三	(342)
阴沟水 汭水	
获水	
卷二十四	(355)
睢水 瓠子河	
汶水	
卷二十五	(374)
泗水 沂水	
洙水	
卷二十六	(391)

沐水 巨洋水	
淄水 汶水	
潍水 胶水	
卷二十七	(411)
沔水	
卷二十八	(420)
沔水	
卷二十九	(434)
沔水 潜水	
湍水 均水	
粉水 白水	
比水	
卷三十	(446)
淮水	
卷三十一	(460)
淮水 洧水	
潞水 濯水	
潞水 沔水	
潞水	
卷三十二	(474)
潞水 蕲水	
决水 沔水	
泄水 肥水	
施水 沮水	
漳水 夏水	
羌水 涪水	
梓潼水 涪水	

卷三十三 (485)

江水

卷三十四 (498)

江水

卷三十五 (507)

江水

卷三十六 (516)

青衣水 恒水

若水 沫水

延江水 存水

温水

卷三十七 (534)

淹水 叶榆水

夷水 油水

澧水 沅水

浪水

卷三十八 (551)

资水 涟水

湘水 漓水

溱水

卷三十九 (565)

沅水 深水

钟水 耒水

洙水 濉水

浏水 浞水

赣水 庐江水

卷四十 (578)

渐江水 斤江水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水经注卷一

河 水

昆仑墟在西北，

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闾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

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

《禹本纪》与此同。高诱称河出昆山，伏流地中万三千里，禹导而通之，出积石山。案《山海经》：自昆仑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准《地志》可五千余里。又案《穆天子传》：天子自昆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阳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阳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国图》又云：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诸仙居之。数说不同，道阻且长，经记绵褊，水陆路殊，径复不同，浅见未闻，非所详究，不能不聊述闻见，以志差违也。

其高万一千里，

《山海经》称方八百里，高万仞。郭景纯以为自上二千五百余里。《淮南子》称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

河水

《春秋说题辞》曰：河之为言荷也，荷精分布，怀阴引度也。《释名》曰：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考异邮》曰：

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苞》曰：五行始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腴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具财也。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水有大小，有远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经水；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于地沟，流于大水，及于海者，又命曰川水也。《庄子》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经流之大。《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新论》曰：四渎之源，河最高而长，从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干《齐都赋》曰：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称渎。《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

出其东北陬，

《山海经》曰：昆仑虚在西北，河水出其东北隅。《尔雅》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汉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禁民勿复引河，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述征记》曰：盟津、河津恒浊，方江为狭，比淮、济为阔。寒则冰厚数丈，冰始合，车马不敢过，要须狐行，云此物善听，冰下无水乃过。人见狐行，方渡。余案《风俗通》云：里语称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亦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

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

《山海经》曰：南即从极之渊也，一曰中极之渊，深三百仞，

惟冯夷都焉。《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河水又出于阳纁陵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阳纁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沉圭璧礼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以观天子之宝器、玉果、璇珠、烛银、金膏等物，皆《河图》所载，河伯以礼，穆王视图，方乃导以西迈矣。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后尧坛于河，受《龙图》，作《握河记》。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铭》：洋洋河水，朝宗于海，径自中州，《龙图》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纁。盖于此也。高诱以为阳纁秦蕞，非也。释氏《西域记》曰：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穆天子传》曰：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丰隆，雷公也。黄帝宫，即阿耨达宫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郭义恭《广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东，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国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盐，白如水精，大段则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氏、天竺至伽那调御，皆仰此盐。释法显曰：度葱岭，已入北天竺境。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凡度七百梯，度已，蹶悬组过河，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也。余诊诸史传，即所谓罽宾之境，有盘石之陞，道狭尺余，行者骑步相持，组桥相引，二十许里，方到悬度，阻险危害，不可胜言。敦义恭曰：乌秣之西，有悬度之国，山溪不通，引绳而度，故国得其名也。其人山

居，佃于石壁间，累石为室。民接手而饮，所谓猿饮也。有白草、小步马，有驴无牛，是其悬度乎？释法显又言：度河便到乌长国。乌长国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国也。佛遗足迹于此，其迹长短在人心念，至今犹尔，及晒衣石尚在。新头河又西南流，屈而东南流，径中天竺国。两岸平地，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又径蒲那般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此水径摩头罗国，而下合新头河。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泥洹已来，圣众所行，威仪法则，相承不绝。自新头河至南天竺国，迄于南海，四万里也。释氏《西域记》曰：新头河经罽宾、犍越、摩诃刺诸国，而入南海是也。阿耨达山西南有水，名遥奴；山西南小东有水，名萨罕；小东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传》曰：恒水之源，乃极西北，出昆仑山中，有五大源，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东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释氏《西域记》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国，最西头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揭国。《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径拘夷那揭国南，城北双树间，有希连禅河。河边，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处。支僧载《外国事》曰：佛泥洹后，天人以新白縹裹佛，以香花供养，满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宫，度一小水，水名醯兰那，去王宫可三里许，在官北。以栴檀木为薪，天人各以火烧薪，薪了不燃，大迦叶从流沙还，不胜悲号，感动天地，从是之后，他薪不烧而自然也。王敛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诸国王、天龙神王各得少许。赍还本国，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双树及塔，今无复有也。此树名娑罗树，其树

花名娑罗伽也。此花色白如霜雪，香无比也。竺枝《扶南记》曰：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车马行，无水道。举国事佛，有一道人命过烧葬，烧之数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从来六十余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见之。夫金刚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见，毕天不朽，所谓智空罔穷，大觉难测者矣。其水乱流注于恒。恒水又东径毗舍利城北。释氏《西域记》曰：毗舍利，维邪离国也。支僧载《外国事》曰：维邪离国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围三由旬，维诘家在大城里宫之南，去宫七里许，屋宇坏尽，惟见处所尔。释法显云：城北有大林重阁，佛住于此，本奄婆罗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上流有一国，国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征，即盛以木函，掷恒水中。下流有国王游观，见水上木函，开看，见千小儿端正殊好，王取养之，遂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国，王大愁忧。小夫人问：何故愁忧？王曰：彼国王有千子，勇健无比，欲来伐吾国，是以愁尔。小夫人言：勿愁，但于城西作高楼，贼来时，上我置楼上，则我能却之。王如是言。贼到，小夫人于楼上语贼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贼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尽张口仰向。小夫人即以两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坠千子口中。贼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其塔犹在，后世尊成道，告诸弟子，是吾昔时放弓仗处。后人得知，于此处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儿者，即贤劫千佛也。释氏《西域记》曰：恒曲中次东，有僧迦扇奈揭城，佛下三道宝阶国也。《法显传》曰：恒水东南流，径僧迦施国南。佛自忉利天东下三道宝阶，为母说法处。宝阶既没，阿育